

一家人与一群鹤的生死相守!是悲歌,更是壮歌……(下)

◆ 新华社记者 陈凯星 梁冬 马晓成

娟子姐走了以后,周围人发现这个东北汉子变得沉默寡言。让人不解的是,他有时会拿出自己的工作证,出神地看上一会儿。

然而,不幸再次降临。2014年4月,又是丹顶鹤繁育孵化的关键期,徐建峰发现湿地核心区内有鹤巢,小鹤马上就要破壳,但那个春天异常干燥,附近时有“荒火”。“可别把鹤巢给烧了。”徐建峰扔下一句话,只身前往看护。4月18日,领导接到了徐建峰的请假电话,说可能赶不回来开会了。可谁也没想到,第二天,徐建峰因摩托车失控,一头扎进了沼泽。

在徐秀娟牺牲27年后,徐建峰又献出了生命,年仅47岁。

在整理遗物时,同事蓦然发现,他的工作证里,原来珍藏着一张“娟子姐”的照片。

翻看父亲留下的日记,女儿徐卓发现:“他每天都点滴记录着工作,为哪只鹤打扫了圈舍,给哪一群鹤做了防疫……”

“我一定把它续写下去,这样我们就仍然相守。”徐卓说。

只是,徐家每年过年,桌上又多了一副空碗筷,桌旁又多了一把空椅子。

人鹤情未了

为什么不幸会一再降临这个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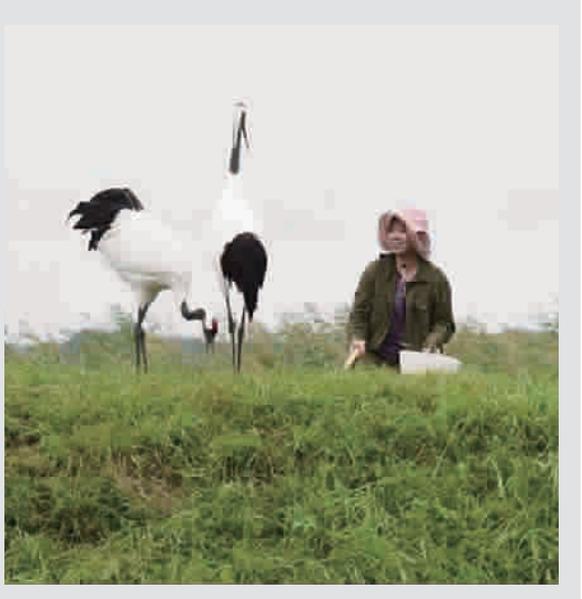
感同身受的管理局副局长胡晓燕说,扎龙独创的“半野化”保护方式,注定护鹤人一直在路上;在沼泽中跋涉,极耗体力,尽管徐家姐弟水性都非常好,但他们当时都太过疲



▲ 徐秀娟烈士的旧照(中) 新华社记者 梁冬 摄



▲ 徐秀娟与湿地中的鹤 新华社



▲ 徐秀娟烈士的侄女,徐家第三代养鹤人徐卓接过了爷爷、姑姑、父亲的接力棒,毕业后回到了扎龙自然保护区工作 新华社记者 梁冬 摄

劳了;还有,徐家对鹤的情感是外人无法想象的,“孩子”处于险境,“父母”是肯定会奋不顾身的。

爱,就是这样一种不可抗拒的召唤。

徐秀娟当年在一张照片背后写道:“我愿意为我所热爱的事业付出一切,哪怕是生命……”没想到,竟一语成讖。

“娟子刚养鹤的时候,有一只鹤叫赖毛子,特别凶。娟子每天都

坐在笼子门口,给它喂鱼喂水,任它啄来啄去……后来这只鹤与她形影不离。”徐铁林的徒弟李志刚说。

徐卓说:“鹤是充满灵性的动物,它们有情感。”

“有一次,我们发现远处燃起荒火,望远镜里却晃动着两个白点。‘不好,有鹤巢’,我们拼命跑过去,果然是一对鹤守着两枚蛋。火线已烧过来,脸都感受到热浪了。可这对

鹤却恋恋哀鸣着,不肯离去。直到看我们取走鹤蛋,它们才起身飞起,又盘旋好久。”李志刚说。

工作人员野外作业时,常遇鹤从天而降,“扑嗒”一声落在身前。他们知道,那是他们的老朋友,在以特有的方式致意。

扎龙人说,丹顶鹤一身傲骨、一生忠贞,只要结为伴侣,就会一生相守。如果伴侣受伤无法南飞,那么另一只一定会选择留下,哪怕是面对

风雪,面对死亡。护鹤人的情感又何尝不是如此?

老徐夫妇亲手埋葬了一双好儿女,这是怎样的伤痛啊。老伴黄瑶珍眼睛快哭瞎了。徐建峰的妻子,长夜难眠,就靠抗抑郁药顶着。今年,齐齐哈尔市隆重纪念徐秀娟烈士牺牲30周年,当那首歌再次响起,老徐夫妇再也抑制不住情感,中途洒泪离场……

“我的姑姑,我的父亲,尽管生命像流星一样划过夜空,但我想他们是幸福的,只是把无尽的思念,留给了我们……”

徐建峰牺牲的那一年,徐卓正在东北农业大学学园艺。这位平时的乖孙女坚决向学校提出申请:要求转学到姑姑曾就读的东北林业大学,学习野生动物保护。学校有意保送她读研,然而,徐卓却放弃了。去年8月,她告别北国名城哈尔滨,毅然回到了扎龙,再次接过了接力棒……

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杨文波告诉记者:“目前,扎龙已建成世界最先进的丹顶鹤繁育基地、最优良的基因库。老徐一家是扎龙人、齐齐哈尔人、黑龙江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典型代表。”

老徐夫妇说,他们一生只在做两件事。十月送它们离去,春天迎它们归来。

每当残雪消融,每当丹顶鹤“呦呦”鸣叫着飞过村庄,两位老人知道,他们的娟子,他们的峰儿,他们的孩子们,又回来了。

(选自新华社)

百戏图

图/马得 文/俞律

7. 卖友求荣,吃我一刀

姓名虽说是一个人的代表符号,但正经人对自己的名字是很重视的,总爱起得好听些,叫得响,有意思,或庄重,或稳当。《水浒传》里有一个高殿帅,官儿够大,但其人猥琐,原是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却又只会花拳绣腿。若说真本事,倒有一项——踢得一脚好气球。踢气球这玩艺,是宋朝时一种游戏,今已失传,大概就像如今踢毽子似的,踢出花样来,也算是一种技巧吧。他在汴京混日子,当地人就叫他高毬。这个名字实在不雅。毛中著一个求,岂不太丑陋,所以后来发迹,毛字旁改成了人字旁,才算有点人样。他这个高殿帅是宋徽宗提拔的。宋徽宗是书画家,是真艺术家,若论皇帝,却是个不学好的皇帝,和高俅是同气相求之辈。北宋王朝就毁在他手里。他提拔高俅做太尉,坏事做尽。高俅身上无有真才实学,上任之后,最嫉妒有真本领的人。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是武艺高强的好汉才当得的。于是林冲成了高俅的打击对象。妻子又被高俅儿子看上了,百计谋之。林冲有点天真,被朋友出卖,误入白虎堂,判了重罪,几次三番,几乎断送了性命。这个出卖他的朋友,就是陆谦。

陆谦害得林冲刺配沧州,于野猪林险遭毒手;而后又被陆谦设计派遣看守草料场,被陆谦一把火,险些葬身火海!

林冲的故事,为戏曲舞台所热演,特别是京戏,在上海曾出现过连台本戏,从林冲结识鲁智深,得罪高衙内,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大闹野猪林,喜逢小旋风,棒打洪教头,风雪山神庙,一直演到火烧草料场,进入戏剧冲突的高潮,便告一段落。

连台本戏演火烧草料场,用布景灯光显示火势,烈烈腾腾,其中夹杂着风雪,配以助火势的呼呼风声,在这种动人心魄的视听效果之中,舞台上站着三个人,一个是差拨,一个是富安,一个就是陆谦了。陆谦脸上画着白色的豆腐块,被灯光映成红色。他兴奋地用京

白道:“好大火,林冲这回必死无疑。林冲一死,他老婆必归高衙内了,救了衙内的相思病,是我们大功一件,少不得加官晋爵,好一场富贵哩!”另一个丑角差役说大功告成,可以回去了。陆谦说:“再等一等,等火势停了,拾起林冲的骸骨,带回东京去,做个物证,好让太尉深信不疑!”这番话无比毒辣,把陆谦奸诈、狠心的性格完整地突出了。恰在此时,舞台的上空忽响起一声雷炸似的吼叫:“好贼子!”于是林冲上场,将陆谦足踏在脚下。马得这幅画所画正是这个场景:林冲手举尖刀,陆谦趴在在地上叩头求饶,舞台上的情景本来就带三分夸张,马得作画,又加了七分夸张,精彩也哉!

呜呼!林冲交友不慎,被自幼相交的朋友害得家破妻亡。唐代诗人孟郊有诗云:“面结口交,肚里生荆棘。”陆谦肚里生的则是利刀啊!联想历史上那些陷害忠良、卖友求荣的告密者、作伪证者、写匿名信者,这一刀下去好不大快人心!

当然,罪魁祸首是高太尉父子,可惜林冲的刀没能砍到他们的头颅。



2. 为生命接力

灾害远比预想的严重。

当枣矿集团的救援车驶近事故矿井时,展现在救援队员眼前的是,拱起的道路、垮塌的围墙、开裂的房屋,大批群众纷纷躲避在空旷地带,而且愈靠近矿井,毁坏愈严重。车窗外景象触目惊心,车内一时鸦雀无声!

采空区,是指地下矿山开采矿石后留下的空洞。近年来,我国各地都在强化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要求企业对危险采空区进行监测、回填,对采空区稳定性进行评价。据了解,平邑县为矿产资源大县,石膏矿是其经济支柱之一。过去几年,石膏开采让平邑县地下形成了79.2公顷的采空区,成为潜在的塌陷区。事发的玉荣石膏矿曾被列为地质灾害防范重点,2015年10月23日已停止采矿作业。事发时,29名矿工下井的目的是开展井下隐患的整改和巷道检修,没想到却遭遇意外。

新华社记者郭绪雷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曾跟随救援人员下到矿井中。他说,井下巷道绝大部分已经变形,冒落的土石在巷道里形成了一个一个小山坡,很多地方只能跪着、爬着向前挪;巷道顶部到处能看到明显的裂缝和摇摇欲坠的石块,行进过程中不时能听到岩石开裂和掉落的声音。由于空间狭小,救援人员操作极为困难。在一处冒落形成的坡顶,两名救援人员蜷缩在一个约1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对巷道顶部进行支护。

根据指挥部的安排,现场救援领导小组随即成立。

枣矿集团董事长刘成录任组长,临矿集团董事长张希诚任副组长。兖矿集团、枣矿集团、临矿集团、新矿集团、淄矿集团的副总经理,山东黄金集团有关公司的安全总监以及各个到场的煤矿救护队大队长为成员。在国家救援中心副主任高广伟、山东省安监局局长付伟、山东省煤监局局长王端武的指导协调下,组织井下现场救援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现场抢险、现场施工、技术、后勤保障、调度秘书、服务6个工作小组,24小时值守,根据井下救援情况,及时研究、调整、完善救援方案。

国家救援

徐天宝 高文静



与事故矿井同在一个县的山东黄金归来庄矿业公司,距离事发矿井只有半个多小时的车程。25日9时,接到平邑县政府的救援请求后,总经理王书春立即带领相关部门管理人员和各专业技术骨干组成山东黄金集团救援队,于10时08分赶赴事故现场,成为最早赶赴事故现场的救援队伍。他们虽然不是专业救护队伍,但是一个具有20多年井下及露天生产经验的国有大型黄金矿山,有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他们提供的第一数据、第一手资料为救援指挥部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到达现场后,在临沂市及平邑县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兵分两路分赴4号井和6号井现场,充分发挥矿山技术专长,凭借工作经验,冒着生命危险,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深入井下探访,为生命搜救赢得了“黄金”时间;同时在第一时间将一系列大宗矿山专用物资送达现场,为各项救援工作开展提供了物资保障。

临矿集团救护队从济宁出动后,当时雾霾尚未退却,京沪高速临沂段还处于封闭状态。集团公司办公室及时与临沂市交管部门取得联系,为救护车顺利通过开启绿色通道,确保救援队伍能够快速行进。救援车队转入日东高速后,随车带队的救护大队总工程师郑培永与临沂市安监局局长匡立军取得了联系。救护车刚驶出平邑东出口就由当地政府派出的向导带领直奔事故救援现场。12时50分,救护队到达事故矿区1号井,成为第一支前来救援的矿山救援专业化队伍。

临矿集团救护队赶到4号井口时,先期到达的黄金公司救援人员已将提至地面的北部罐笼东西两个出口焊接了护板,用来挡矸和防坠。听把钩人员介绍,井下坍塌时曾听到井底有人呼救,当时因全面停电,绞车不能运行。现在下部井壁还在不断地垮落中,不时有井筒内部传来的阵阵碎石撞击罐道梁的哗啦啦的声音,形势十分紧急。郑培永当机立断,带领小队队长刘启成和矿技术管理人员老梅带着30米长的救生索与钢钎乘北部罐笼入井搜救井底待救人员。规定的联络信号为铁锤敲击罐笼发出,通话使用对讲机。